

中庸下  
六十七

漢書門類			
一六〇冊	一三架	一〇六函	一一五三八號

庫文閣內	
一六〇冊	一一五三八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38
冊數	160 ( 58)
函號	274 7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七

中庸第三十一之二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釋文策初革反。案朱本分哀公問政節。則其政息。

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

孔氏穎達曰。哀公至一也。此一節明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爲政之道。在於取人脩身。并明達道有五行。



之者三。今各隨文解之。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為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以滅絕也。

朱子曰。哀公魯君。名蔣。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

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為謀。

孔氏穎達曰。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為人君當勉力行。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為地之道。亦勉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



夫政也者。蒲盧也。

釋文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螺贏蒲盧卽今之細腰蜂也一名蠚螭朱

注夫音扶

鄭氏康成曰蒲盧螺贏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孔氏穎達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蒲盧然也朱子曰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

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在於得賢人也

孔氏穎達曰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爲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鄭氏康成曰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



孔氏穎達曰。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脩正己身。則賢人至也。脩身以道。言欲脩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朱子曰。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釋文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鄭氏康成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孔氏穎達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者。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疎人。先親己親。然後比親及疎。故云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宜謂於事得宜。卽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若欲於事得宜。莫



過尊賢。故云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禮所生也。

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釋文治直吏反一音如字

鄭氏康成曰。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孔氏穎達曰。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誤重在此耳。

朱子曰。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鄭氏康成曰。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府佑。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為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

朱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

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

一也。釋文知音智

鄭氏康成曰。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

孔氏穎達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在身為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為本。故云道三者為末。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今古不變也。

朱子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

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  
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  
孔氏穎達曰。或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  
之。或因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  
知。及其知之一也。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  
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

成功一也。

釋文強其兩反

鄭氏康成曰。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

孔氏穎達曰。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為。安靜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  
於已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  
或勉強而行之。或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  
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  
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



然非唯三五而已也。

朱子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

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知音智行皇如字。徐下孟反。朱注子曰二字衍文。案朱本分知恥近乎勇節。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



三者為基。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家矣。前文夫子答哀公為政。須脩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為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又明脩身在於至誠。若能立誠。所以贊天地動鬼神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則前文或學而知之。蓋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近乎仁者。此則前

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近乎勇者。則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勤勉遇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

朱子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



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釋文子如字。徐將吏反。

鄭氏康成曰。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

孔氏穎達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也。體羣臣也者。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來百工也者。謂招來百工也。

朱子曰。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



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

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

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釋文眩。元遍反。

鄭氏康成曰。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

孔氏穎達曰。脩身則道立者。此一經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脩身則道立者。謂脩正其身。不為邪惡。則道德興立也。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敬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



不眩。謀國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為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此。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興財用也。君若賞賚招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

故天下畏之。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禘文齊側皆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斂力驗反既依注音餼許氣反廩彼錦

反又力錦反稱尺證反朝直遙反案廩朱本作稟

鄭氏康成曰。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稟。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孔疏。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者。若周禮六卿。其下



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官為之。是不親小事也。云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者。以既與廩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為餼。稍食者。謂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橐人職者。證其餼廩稱事。案周禮。夏官。橐人。掌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算其所為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

孔氏穎達曰。齊明至侯也。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是脩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修身。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

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但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疎。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官者。當令任使屬官。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廩。謂飲食糧廩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



金定和言事正 卷之二  
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少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

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橐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釋文給其劫反皇音給行下孟

反疚音救 案朱本分所以行之者一也節道前定則不窮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一謂當豫也。踰也。疚病也。人不能病之。

孔疏。人不能病之。解經行前定則不疚。人若行不豫前。先定。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

孔氏穎達曰。凡為至不窮。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

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

則不踰者。按字林云。踰。躡也。躡。謂行倒躡也。將欲發言。

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躡蹶也。事

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為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

則臨事不困。行前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為行之

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

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

朱子曰。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

九經之實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踰躡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





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

孔氏穎達曰。在下至身矣。此明為臣為人。皆須誠信於

身。然後可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

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

云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

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

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

鄭氏康成曰。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

孔氏穎達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

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

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

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

始得居位治民也。

朱子曰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釋文中丁仲反又加字  
下中道同從七容反



鄭氏康成曰。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誥之者也。因

誠身說有大至誠。孔疏。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脩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大至

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

孔氏穎達曰。誠者至者也。前經欲明事君。先須身有至

誠。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

是上天之道。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自然信著

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者。然人能勉力學此

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

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

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

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

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

誠也。

朱子曰。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



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

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釋文措七路反。強其良反。案朱本分篤行之節。已千之節。雖柔必強節。作三節。

鄭氏康成曰。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孔氏穎達曰。博學至必強。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



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慎思之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已加心精勤之多。恆百倍於他人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爲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朱子曰。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



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

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與。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鄭氏康成曰。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孔氏穎達曰。自誠至誠矣。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

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者。此自明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教習而致。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能明其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勉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朱子曰。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



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氏康成曰。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孔氏穎達曰。唯天至參矣。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爲聖人也。爲能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



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自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地也。

朱子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鄭氏康成曰。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



也。孔疏以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由明而致誠。是賢人次於聖人。故云其次。謂自明誠也。云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者。言此次誠不能如至誠盡物之性。但能有至誠於細小物焉而已。云形謂人見其功也者。由此誠彰露。人皆見其功也。云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者。言天性至誠神妙無體。人不見也。云著形之大也者。解經形則著。初有微形。後則大而形著。云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者。解經變則化。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所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孔氏穎達曰。其次至能化。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不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

則著者。謂不能自然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不著也。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著故顯明。由明能感動於衆。動則變。變則化者。既感動人心。漸變惡為善。變而既久。遂至於化。言惡人全化為善人。無復為惡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言惟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為能化惡為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



朱子曰。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福禍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釋文 禎音

貞妖於驕反。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作媯。孽魚列反。說文作孽。一本乎作於。蓍音尸。朱注見音現。

鄭氏康成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





占前右冬占後右

孔疏鄭以聖人君子將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興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無至誠所以得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由至誠之人生在亂世猶有至誠之德此妖孽為有至誠能知者出也案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時三川皆震為周之惡瑞是伯陽父有至誠能知周亡也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莘號國地名周惠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號多涼德號必亡也是內史過有至誠之德神為之出是愚主之世以妖孽為至誠能知者出也

孔氏穎達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可

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

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

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國家將興

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

先有嘉慶善祥也又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

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

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

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尚書祥桑



穀共生于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案此句疑有誤。以吉

凶先見者皆曰祥。則無義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妖

孽謂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為

妖傷之徵。若魯國鸚鵡來巢。以為國之傷徵。按左傳云。

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

蝗之怪為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

妖孽。見乎著龜卦兆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禍福將至

者。禍謂妖孽。福謂禎祥。萌兆豫來。是禍福將至。善必

先知之者。善謂福也。不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

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

故云至誠如神也。

朱子曰。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所

以下。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

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

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釋文自道音導

鄭氏康成曰。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孔氏穎達曰。誠者至久也。此經明已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有道藝。則人自道達於己。故云而道自道也。

朱子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埋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

孔氏穎達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為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鄭氏康成曰言貴至誠。

朱子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入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入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釋文知音智案朱本合

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以至誠成已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為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

孔氏穎達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已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見身則仁道興立故云



成己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智信皆由至誠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間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一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為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

### 故時措之宜也

鄭氏康成曰：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孔氏穎達曰：故時措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案朱本分故至誠無息節。久則徵節。博厚則高明節。作三節。

鄭氏康成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為徹。

孔氏穎達曰。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徵驗。徵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

遠也。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

朱子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釋文疆居良反

案朱本分悠久所以成物也節。悠久無疆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

孔氏穎達曰。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蓋於萬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

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高明配天。言聖人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悠久無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朱子曰。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此言聖





人與天地同體。案此句註博厚配地節。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

道。可一言而盡也。朱注見音現。案朱本分無為而成。以上作一節。以下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

至誠。

孔氏穎達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

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為而功業章

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為而道德成就。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

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

是一言而盡也。

朱子曰。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

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釋文不貳本亦作貳音二

鄭氏康成曰。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



孔氏穎達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眾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

朱子曰。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鄭氏康成曰。此言其著見成功也。

朱子曰。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釋文夫音扶。下同。昭章遙反。本亦作焔。同撮。七活反。華嶽戶化。



戶瓜二反本亦作山嶽洩息列反卷音權又羌權反范羌阮反藏才浪反勺徐市若反龍音元鼉徒河反一音直丹反鼈必列反

鄭氏康成曰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起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由一勺言天地山川積小致大為至誠者以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孔氏穎達曰今夫至不已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聖人至誠亦從小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

昭

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

昭昭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土之初時唯一

撮土之多言

撮土振河海而不洩者振收

也言地之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多少

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

言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至誠不已從小

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為成



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為高。水或眾流而聚為深。自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山川。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案篇內注

疏原文空白凡數處。遍考諸本皆然。或欲以意補之。殊非闕疑之義。為仍其舊。大學倣此。

朱子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釋文於穆上音烏。下於乎同。乎好奴反。案詩曰。朱本作詩云。

鄭氏康成曰。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孔疏。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此易升卦之象詞。按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





地中升進之義故為升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一經。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云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為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為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雜。

顯謂光明。詩人嘆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曰純亦不已。

朱子曰。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嘆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



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釋文

洋音羊峻思閏反案朱本分聖

人之道節峻極于天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育生也峻高大也

孔氏穎達曰大哉至凝焉此一節明聖人

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天

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于

大

朱子曰包下文兩節而言。案此句注

峻高大也此言

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釋文優於求反凝本又作疑魚澄反案朱本

分威儀三千節待其人而後行節至道不凝焉節作三節

鄭氏康成曰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孔氏穎達曰之貌聖人優優然

寬裕其道禮儀言三百者



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

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

三千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

不疑焉。疑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

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

則聖人至

非也。

朱子曰。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總結上兩節。

案此句注待其

人節。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氏康成曰。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

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燁。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

時習之謂之溫。

孔疏按左傳哀十三年公會吳于橐皋。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

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鞅尸俎。是燁為溫也。云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者。謂賢



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思尋故食也。

孔氏穎達曰。故君至崇禮。此一

道當須勤學。一經明聖人性之至

也。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

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

致至誠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廣大

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

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育物之精

微言。不盡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

言賢人由。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

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溫尋

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

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

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

理。道由也。溫。猶煇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

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



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釋文驕本亦作喬音嬌倍音佩默亡北反案朱本合下節作

節一

鄭氏康成曰興謂起在位也。

孔氏穎達曰是故至謂與此一節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慮。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釋文哲陟列反

徐本作知音智與音餘朱注倍與背同

鄭氏康成曰保安也

孔氏穎達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

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

知保安全其已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

謂與

朱子曰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

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釋文好呼報反裁音災

鄭氏康成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

政可從孔疏孔謂孔穴孔穴所出事有多塗今唯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

一孔之人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樂焉上經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

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





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已以此之故不敢專  
輒制作禮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  
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  
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  
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

朱子曰。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鄭氏康成曰。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

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孔氏穎達曰。非天子不議禮。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

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

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

成文章書籍之名也。

朱子曰。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

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釋文行  
下孟反



鄭氏康成曰。今孔子謂其時。

孔氏穎達曰。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

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

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

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

禮樂。故極行而虛已。先說以自謙也。

朱子曰。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

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康成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曰。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

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釋文杞音起

鄭氏康成曰。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

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者也。以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爲天下之道。行則爲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於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己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徵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

暗弱。欲共贊明殷禮。亦不足以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卽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旣杞宋二國不足明。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按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曰。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已。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



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為  
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  
雜用殷禮也。

朱子曰。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  
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  
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  
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用周而已。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釋文王于况反又如字

鄭氏康成曰。三重。三王之禮。

孔氏穎達曰。言為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  
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

朱子曰。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  
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  
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鄭氏康成曰。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爲證。

孔氏穎達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爲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旣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敬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旣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

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

朱子曰。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釋文繆音謬悖布內反。案朱本分上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節。知人也。節。作二節。繆作謬。

鄭氏康成曰。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

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

道。徵或為證。

孔疏以經云知天知人。故鄭引經總結之。云知其道者。以天道陰陽生成萬物。今能

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是知天道也。以聖人之道。雖相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聖人而不有疑

惑。是知聖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地者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德。知天道之意。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

地相似者。證鬼神從天地之意。按易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鄭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

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是鬼神以生成為功。天地亦以生成為務。是鬼神之狀與天地相似。云聖人則之。百

世同道。解經知人之道。以前世聖人既能垂法以俟待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則之。百

世同道也。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為善。須有徵驗。民

乃順從。故明之也。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

是本諸身也。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

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

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



謂已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同。不有錯繆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已所行之道。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已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為。既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

朱子曰。此君子指土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釋文



遠如字又于萬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厭於艷反

鄭氏康成曰。用其法度。相思若其將來也。

孔氏穎達曰。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

為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

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

朱子曰。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

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釋文射音

亦蚤音早朱注惡去聲射音如詩作敦

鄭氏康成曰。射。厭也。永。長也。

孔氏穎達曰。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彼

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

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

以結成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

朱子曰。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鄭氏康成曰。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

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孔疏。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





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子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爲爲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爲作春秋。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爲春秋之意。何休云。撥猶治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按何休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慧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也。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按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譽文王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按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卽位。正不由王。



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也。春秋獲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為曲說。今畧而不取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

孔氏穎達曰。仲尼至聲以色。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發明文武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脩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





朱子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恃。載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釋文辟音譬。疇徒報反。錯七各反。案朱本分日月之代明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節。

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疇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疇或作燾。

孔氏穎達曰。譬如至大也。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言孔子所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



為大不可測也。

朱子曰。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右第三十章言入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釋文 睿音

銳知音智齊側 皆反別彼列反

鄭氏康成曰。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

孔氏穎達曰。唯天至別也。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睿知。足以容養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寬弘性善。溫克和柔。足以包容也。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也。執猶斷也。言孔子發  
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

朱子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  
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  
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釋文溥音普

鄭氏康成曰。言其臨下普遍。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

政教。

孔氏穎達曰。溥博至配天。此節更申明夫子蘊畜聖德。  
俟時而出。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  
謂無不周徧。博謂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以淵泉  
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  
出。

朱子曰。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  
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釋文見賢遍反說音悅施以豉反貊本又作貉武伯反說文云北方人也隊直類反案朱本分行而民莫不說節故曰配天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如天取其運昭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孔氏穎達曰。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幬。淵泉如

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

朱子曰。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

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釋文綸本又作論同音倫案朱本合下夫焉有所倚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文釋

焉於虔反倚依綺於寄二反肫依注音之淳反浩浩胡老反朱注夫音扶案朱本分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安無所倚。言無所偏倚也。故人人自以被

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惇惇之惇。孔疏此大雅抑之篇。

刺厲王之詩。言詩人誨爾厲王惇惇然。惇惇。懇誠貌也。懇誠不已。厲王聽我藐藐。然而不入也。

肫肫。或為純純。

孔氏穎達曰。夫焉有所倚。至浩浩其天。以前經贊明夫

子之德。此又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

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

一人。言不待有偏頗也。肫肫其仁。肫肫。懇誠之貌。仁。

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淵淵。

其淵。淵。深水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深也。

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



朱子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朱注 聖知

之知 去聲

鄭氏康成曰。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孔氏穎達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者。上經論夫子之德大如天。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明凡人不知也。

朱子曰。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

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詩作製。同口迴反。徐口定反。一音口穎反。惡烏路反。著張慮反。闇於感反。又如字。日而一反的。丁歷反。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為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





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衣錦尚褻。惡其文之著也。以前經論

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

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

著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綱加於錦衣之上。綱。禪

也。以單縠為衣。尚以覆錦衣也。按詩本文云。衣錦褻衣。

此云尚綱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褻裳。又與定

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

以結之。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

以其道德深遠謙退。初視不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

曰日章明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

矜大。故初視時的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

益亡。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釋文淡徒暫反又大敢反厭於

反艷



鄭氏康成曰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

孔氏穎達曰君子至德矣。此一經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氣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脩理也。案脩疑當作條知遠之近。言欲知遠處。必先

之適於近。乃後及遠。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末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從來之末也。知微之

顯。此初時所微之事。久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探端知緒。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而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

朱子曰。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



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

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

釋文昭本又作昭同之召反。又章遙反。疚九又反。案朱本合下君子所不可及者二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孔。甚也。

孔疏爾雅。釋言文。

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

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已志。

孔氏穎達曰。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詩





之本文以幽王無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而德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採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美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已志。言守志彌堅固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釋文相息亮反。愧本又作媿。同九位反。朱注惡

去聲 案朱本分詩辭合下不動而敬二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孔疏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者。隱居謂在室獨居。猶不愧畏。無人之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邃之處。非人所居。故云非有人也。云況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況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問有人無人。恆能畏懼也。孔氏穎達曰。君子至屋漏。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





為非故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畏于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為非猶愧懼于屋漏之神況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

朱子曰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

釋文奏如字詩作驪子公反假古雅反案朱本分詩辭合下不賞而民勸二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假大也。

孔疏爾雅釋詁文

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

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



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醜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文異也。假。夫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誼謹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

朱子曰。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

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釋文。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辟。音璧。朱注。假。格同。

案朱本分詩辭合下篤

恭而天下平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不顯。言顯也。辟。君也。孔疏。爾雅。此頌也。言

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言道德



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美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眾人皆刑法之。

朱子曰。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

案朱本分詩辭合下二節作一節。曰作云。

鄭氏康成曰。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

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

朱子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



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釋文

末亡葛反輶音酉一音由

鄭氏康成曰。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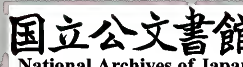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至矣。此一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既

說君子之德不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括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為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釋文載。依注讀曰裁。音災。

生也詩音再

鄭氏康成曰。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





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  
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

然後善

孔疏案文以載為事此讀為栽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為栽也云毛雖輕尚有所比則有重言毛

雖輕物尚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是有重毛在虛中猶得墜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則上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孔氏穎達曰毛猶有倫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

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

可比也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

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聲音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

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

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

此亦斷章取義

朱子曰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

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

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右第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圖**小戴記之有中庸大學也。自朱子章句出。而陳澧集說四十九篇中。遂祇列其目而不載其文。夫漢儒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宋儒邃於理。其學得聖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宋儒之說盛行。遂度注疏於高閣。君子未嘗不深惜之。攷朱子章句。



去小戴刪定之年。千有餘歲矣。中間異學爭鳴。羣言淆亂。藉使莫爲之前。字擲句梳。以餉遺乎將來。俾學士羣相考信。烏知其不爲齊論之無傳。與冬官之莫購也。然則二書之得表章於朱子者。注疏羽翼之功。又安可沒也哉。明季張氏溥。嘗兼輯成書矣。顧錄朱注則全。而於注疏從節。未免有關略之憾。茲用編次注疏與朱注同其詳備。不厭其文之繁。辭之複。與其義之各出而不相謀。非雜也。夫亦主於脩古不忘其

初而已。存古於後人所不存。尤欲存古於後人所共存。此注疏暨朱注兩相存而不悖也。說者謂三禮之脩。凡例有六。茲何以置勿用也。曰。以有朱子章句在故也。章句所定。豈容有所擇於其間哉。若夫鄭注孔疏。則自朱子所取數條外。餘皆不相脗合也。又擇之不勝擇矣。抑將置之存疑存異。則歷千餘年名儒輩出。何以至今不刊也。此六條之所以不必拘也。第各存其原文。俟夫好學深思者。參伍之以備考焉可乎。



然則三家之外別無可採與。自宋元明以來。講說林立。其可採者。已囊括於大全一書。又其爲說要皆與朱注相爲表裏。第讀朱注。其說之相表裏者可知也。惟茲鄭注爲解經之權輿。孔疏爲釋注之墨守。皆爲大全所未載。卽爲諸講家所未採及。謹全錄而存之。俾與朱子章句並垂不朽云。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七



